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何冀平

情報中心

七十年前的北京，那時還叫北平，首都尚在南京。北平是華北最大的城市，是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中心，東北、華北、西北的一些政要和下野軍閥都集中在北平。據統計，北平有8個特務機構，114個單位，8,500個職業特務，加上外圍和掩護，特務人數近2萬，計算下來，北平平均80個居民中就有一個是特務，北平成為當時中國重要的情報中心。

還有為數不少的外國間諜。從清朝末年開始，美國就對北平這個風水地理位置不錯的地方發生興趣，建立起長期戰略，安排特工人員進入大學、教會、領館、民間。北平被日本佔領8年，雖然戰敗，但日本間諜的勢力在北平相當雄厚。

有這樣一段往事。1949年羅瑞卿到北平做了公安部長，他了解到北平很複雜，很為中央首長的安全擔心。一天，他在街上走，發現在一位中央首長新搬的住所附近，新開了一家牙科診所，在一條僻靜的街道開診所，有些奇怪。他立即佈置調查，調查回覆說，開業的是一個牙醫，早就要開業，因整修門面拖延了，來往的都是病人，沒有可疑。羅部長派了一個人去看診，看了一次就好了。他還是不信，自己上了門。

牙醫50多歲，東北口音。牙醫熟練地檢查，手勢很輕也還準，像是個熟手。治完牙，聊了幾句，沒有破綻。羅部長看到牆上有一副字畫，是孫思邈的手跡。就問這是什麼人？牙醫說，是秦代醫學家，對中草藥最有研究。羅問，是浙江人吧？牙醫答：不，陝西韓城人，韓城有他的墓。

當晚，羅部長下了逮捕令。牙醫反抗：為什麼抓我？羅瑞卿確定地說：你是日本人。羅瑞卿非常機敏，聽出牙醫說話帶有日本的習慣用語，而且孫思邈是唐朝耀城人，他全說錯了，作為一個醫生應有的知識是不應該說錯的。果然，這個以牙醫做掩護的人，是一個地道的老牌日本特務，正在籌劃一系列的破壞暗殺。

最近在研究1949年的北平，不由聯想頗多。2013年，美國中情局前顧員斯諾登逃亡，他選擇了香港，揭露美國監控全球通訊震驚全球。斯諾登為什麼選擇香港？就是看中香港全球情報中心的地位，可以方便其進行情報交易，聯絡各國特工尋求庇護。香港不僅是世界金融中心，還有很多重要的地位，有我們知道的，有我們不知道的，絕對不可掉以輕心。香港是我們的也是世界的，香港不能亂。

此山中 鄧達智

Janet 1997 & 2007 (下)

以為Janet（馬詩慧）結婚後，一而再再而三生兒育女，從此隱姓埋名做個歸家娘；可她沒有，除了多兩個身份賢內助、好媽媽之外，香港時裝界不容許，只予小休，猶如同代國際名模姐妹Cindy Crawford、Christy Turlington、娜奧美金寶、姬摩絲……都沒有真正退過休，海闊天空專業與名氣轉移，反而獲得更寬、更廣的發展，人人都成了人氣旺盛沒有季節的盛女，猶如《Vogue》美國版傳奇總編Anna Wintour說過：Big Girls Don't Die！

不單未下沉，面向明天，跟歲月不賣賬，轉型發展沒完沒了。

誕下長女，極速修身，三個星期之後，Janet為我負責的日本福井布料推廣活動再踏天橋。繼次女及幼子出生後，的確休息過一段時間，在此之前為我1997年1月香港時裝周的「九龍王帝」系列作壓軸登場，身穿拖尾覆蓋整個天橋、印有九龍王帝曾灶財字跡再創作、名為「一匹布咁長」的設計，以型格一時無兩的姿態演繹，贏得滿場掌聲雷動。這是我永不忘懷的天橋時刻之一。

■馬詩慧穿上「九龍王帝」系列之「一匹布咁長」在時裝周上壓軸演出，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提供

再過十年，Janet中間料理子女家庭安靜低調一段時間。2007年，為1997「九龍王帝」系列，以不同技巧，不同形態重組，推出「九龍王帝十年回顧」系列。模特兒界推陳出新是定律，當時合作最多的女孩是中法混血美少女Rosemary，亦因工作崗位跳出香港/亞太區，轉而北上，以廣州及杭州為中心，與內地新冒起的優秀模特兒合作無間；從經典陳娟紅、馬艷麗、王敏，甚至後來紅遍國際的杜娟，廣州一姐李艾、葛薇，從香港轉戰內地遊走天橋與導演崗位的Rosa都合作無間。

誰來擔起壓軸大旗？2007年系列比1997更大，展出內容更豐富；不二想，向老友記Janet叩門。

並非除了她只有她；而是關鍵時刻，我的心中只有她！曾經為我演繹設計作品，成為極少數能以時裝主題登上《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頭版頭條首個模特兒，更非一次！

不因這份運氣迷信而麻煩老友，深信重要時刻，能有心目中的主角再當主角，令我心安。

感謝Janet再結台緣，同發異彩，為筆者的時裝長路記錄新的一頁。

2007至今已12年，三位子女成長，Janet媽媽卻將時間及地心引力定律停頓，工作不斷；最近從峇里島發到社交平台的比堅尼泳衣照片得見，身形猶如20歲數、優秀得沒話說；期望自己的心境再沉澱，重新出發再來設計新系列，老友記Janet Ma馬詩慧；約好啦，期待到時再來為我當主角！

發式生活 余宜發

旅遊前所做的事

因為這次到美國探親，家人也十分期待之餘，我們總會把最好的跟家人分享。而且他們也會有一些東西想我們在香港買過去，所以在這個旅程之前，大家也會抽點時間想一想，他們需要什麼？而且他們會有些要求，希望可以從香港買到這些東西。這個也是我們在旅程之前一個小樂趣，因為在找尋這些東西的過程當中，就會一直想如果他們收到這些物件，一定很開心，而且就算要用很多方法才可以買到的物品，只要他們想要的，我也盡我的能力去找出來，雖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但我覺得，只要他們喜歡，也希望可以滿足到他們。

讓我在這裡跟你們分享他們需要什麼東西吧。包括：（一）「甘草檸檬」，因為我的母親很喜歡吃這個東西，閒時拿來吃一點，也感覺愉快，而且她很愛自己的朋友，所以每一次她也希望我可以買十數包回去，讓她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分享。但因為她喜歡吃某個品牌的甘草檸檬，不是隨便在街上可以買到，需要從網絡上先訂購，然後到某個港鐵站交收，這種購物方式，其實自己沒有太多經驗，但為了母親，我會去做。

（二）「洗臉毛巾」，其實在外國買毛巾非常多選擇，很多品質也非常高，但我的母親就是喜歡一些以前在香港習慣使用的品質，可能這就是一種情懷，總覺得以前用的比較好，或者已經習慣了很久用着同一種東西，這才算是滿足。所以在探望他們之前，專程到旺角購買了一大堆這些毛巾給他們用。

（三）「黑豆」，近年經常有人說吃黑豆很健康，甚至有些豆漿也會加入黑豆的元素。亦因為早在三月份的時候，跟幾個好友到了台灣旅遊，就藉着那一次機會，買了一些給他們。但很奇怪，以為在台灣到處也可以看到這些東西，但原來也要用一點時間才找到。而他們要的黑豆，不是用來烹調或煮湯，是當作一些零食，因為他們曾經也吃過我從台中買回來的，覺得非常可口，而且味道濃郁，吃後很喜歡，一吃難忘。

（四）「茶葉」，其實對於飲茶這方面自己不太認識，有時覺得，喝什麼茶也分別不大，真是孤陋寡聞。雖然他們也不是專家，但總想我如果到日本或台灣的話，便幫他們買一些回去，亦因為之前真的去了這兩個地方，我也搜羅了很多給他們，亦因為自己不認識的原因，所以不同味道及類型也買了，希望他們喜歡。

（五）「龍鬚糖」，我的家人非常好客，所以身邊有很多好朋友，而且當他們的朋友知道我將會去探望家人的時候，他們也有一個特別要求，就是希望可以吃到香港的龍鬚糖，這個也可算是香港的其中一種很特別的「手信」。可能你會問，這種龍鬚糖，怎樣帶到外國？好在現在有些生產商，已經把這些美食包裝成小禮盒，就能夠方便攜帶。

以上便是我到美國探望親人之前的小準備，總覺得，能夠為家人出一分力，感覺很興奮，最緊要他們開心。

隨想國 興國

由唐人街說起

一直有個疑惑，為什麼在國外有那麼多的地方，都稱作唐人街？而不稱作漢人街或華人街？

唐朝當然是中國移民最鼎盛的時代，但是移入的外人比移出的華人多，而且移出長安的，多數是往南方，而不是到外國。一直到清代末期吧，移往外國的人數才大幅增多。那麼，為何那麼多華人聚居的地方，還是叫做唐人街？

據清代的滿州族人志剛著的《初使泰西記》的記述：「金山為各國貿易總匯之區，中國廣東人來此貿易者，不下數萬。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國人呼之為『唐人街』。建立會館六處。」後來王詠霓在《歸國日記》中也這樣寫着：「金山為太平洋貿易總匯之區，華人來此者六七萬，租屋設肆，洋人呼為唐人街。六會館之名曰三邑，曰陽和。」

兩本著作都沒有指出為何不叫華人街漢人街而叫唐人街。想必是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強盛的朝代，因此外國人稱中國人自古就叫唐人，而咱們移民也自認為是唐人，所以才有唐人街的稱謂吧？其實，我們對唐人街的稱呼並不知道起因，一如我們對唐這個字的了解，也不是很多。唐，似乎就是朝代名，比如唐僧，是唐朝人。唐，這個字的意義是什麼？在一般日常用語中，除了荒唐的唐之外，我們用到的唐字似乎不多，多數都是指那個朝代或者是姓氏。

那麼荒唐的唐原為何？原來是廣大的意思。《莊子》說：「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後文註解指荒唐是：「廣大無域畔者也」。亦即是說，荒唐之言，在莊子看來，本來是猜度不出的話，並無如今使用時指的是離譜的言論哩。

文字意義的演變，隨時代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解釋，但唐人街，依舊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一直沒變。

古今談 范舉

犛牛是否吃冬蟲夏草長大？

在青海畜牧業66.5億元人民幣產值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來自犛牛。在青海地區，犛牛對當地人來說真的是重要的食物。牠的全身上下都是寶，在當地居民生活中都不可缺少牠。犛牛肉含有豐富的氨基酸、蛋白質等營養物質，而且犛牛肉和牛肉不同的是，牠的脂肪含量較低，更滿足現在消費者吃得健康的消費心理。

最近有人在互聯網上，說青海犛牛是吃冬蟲夏草、紅景天、貝母和飲用雪山礦泉水長大的，所以犛牛有很高的食療價值和美容效果，吃了犛牛就可以滋陰補腎通竅、不會有神經衰弱，更加沒有心血管病。這是吹牛吹得太過分了。一兩冬蟲夏草一萬多元人民幣，一頭八歲壯碩的犛牛，可以賣到一萬元人民幣。如果真有冬蟲夏草，為什麼牧民不把冬蟲夏草採摘起來，增加收入，而白白地讓這樣名貴的藥材給犛牛當草吃掉了？

其實，在高寒地區，達到了海拔四千公尺，已經不生長樹木，牧草的生長也非常慢，所以，犛牛的長肉也非常慢，在平地進行放牧的牛，三年到四年就可以屠宰了。但是犛牛要放牧到八歲才達屠宰的體重。這時候，犛牛已經到了老年期，肉質非常韌，一般煮兩個小時，仍然是咬不動的。在高原地區，煮東西根本不可能達到攝氏一百度，所以西藏和青海的藏族牧民，不會這麼傻瓜煮犛牛。在高原地區，紫外線十足，可以殺菌，牧民把犛牛肉用刀切割成一條一條，進行曬乾了，變成風乾牛肉，可以保存兩年，風乾了的犛牛肉，成為了牧民們的乾糧，可以長途遊牧。犛牛肉乾的味道非常鮮甜，而且可以咀嚼半天，大城市裡面的人，也很喜歡這種風乾牛肉，作為助酒之物，鮮美無比。一般來說，一斤這樣的犛牛肉乾，要賣到一百一十元以上。如果你遇到一些犛牛肉乾，遠遠地低過這個價錢，那肯定是假貨。而且有不少是使用馬肉風乾的。馬肉的騷味，最接近犛牛肉乾的風味。

最近有廣東人到了青海，發覺當地有不少草地出租承包。廣東商人立即打了犛牛肉的主意，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犛牛肉用作煎牛排的，因為老牛的纖維太粗了，一點也不嫩，煎牛排好像吃柴皮一樣。廣東人認為追逐水草而居的放養方法，犛牛長肉太慢了，要放牧八年，才可以成長到了三百公斤重。這個時期已經是老牛了。

廣東商人決定改變放養的模式，改為圈地圍欄餵養。廣東商人引入了燕麥草，在高原地區種植，產量比當地的牧草高了十多倍。經過人工 餵養，犛牛長肉速度很快，大約三年半體重就可以達到了出欄的體重。即是說，用嫩的犛牛供給作煎牛排的用途，果然肉質鮮嫩無比。看來，今後還要引入外國的長肉比較快的外國的肉牛品種，和犛牛進行雜交，培養出適宜在四千公尺的高原地區圈地圍欄餵養的犛牛新品種，能夠三年半左右就可以成長到出欄的重量。當然飼料也作出改進，加入大豆或者馬鈴薯的成分養殖犛牛，幫助青海的牧民早日發財致富。

百家廊 鍾倩

父母的十二時辰

不知何時起，小區裡、街道上的手推車、行李車多了起來，推車和拉車的都是一些上了歲數的老年人。一次，在某蔬菜批發市場門口，有個老婦一手拉着小車，一手拎着孫女，向另一位老姐妹大聲打招呼，「明天周末我就不來了，送孩子上輔導班！」說罷，看到遠處來了一輛公交車，她提起小車與孫女一路小跑，氣喘吁吁，生怕錯過。

母親也有輛行李車，但她腰椎不好，每次買東西躬着腰拉車回來，都會疼得好幾天緩不過勁兒來。前些日子，她在衛生間裡摔了一跤，我的心揪起來，不禁想起那些手推車、行李車老人，老齡社會就這樣來到了，身為兒女的究竟能為他們承擔多少呢？我親眼目睹，有些老人把手推車當枴杖、當座椅，推着出來逛逛，但車裡總會裝着桃子啊香蕉啊蔬菜啊，而更多老人的行李車，拉載着一個大家庭的餐桌美味和日常所需，他們或退休或從老家進城，年老了依然還要為子女負重前行，踉蹌的腳步、趕車的心跳、大堆的採買、理家的辛苦，是我們的福氣也是我們的愧疚。

進入這個夏天，有兩件小事令我過目不忘。小區道路施工，全部挖開，很多工人出入幹活。那天外出，遇見一工人正在吃力地砸石頭，一錘一錘，擲地有聲，旁邊一夥計喊他，「太熱了，歇歇喝口水吧！」他停下手裡的活兒，我無意中瞥見他臉上佈滿皺紋。回來時，他們已經收工吃飯，只見他蹲在牆角處大口大口吃雞蛋糕，「也不知道哪兒有賣飯的，今天先湊合吧。」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或許是陌生人投來目光，他有些不好意思，才這樣給自己打圓場，身旁放置的大水壺，佈滿一層水垢，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格外扎眼。後來，聽他的工友說，「這位老人七十二歲，特別能幹。」再想想城裡的老人，這個年紀要麼出去旅遊，要麼有保姆伺候，哪兒還會下這樣的苦力，我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現在的子女大都不願與老人同住，因此好多人在附近給父母另租一套房。那天晚上，附近西瓜攤上來了個老人，身着碎花上衣、黑色褲子，六七十歲的樣子，說話很慢，她只要一塊西瓜。老闆眉頭緊皺，「西瓜都是整個賣，最多是一切兩半賣，要一塊怎麼切？」有人不解，便上前詢問老人內情。她慢慢地說，我和老伴單獨住，老伴糖尿病不能吃甜，我胃不好吃不多，所以只買一塊。聽到這裡，老闆二話不說，「卡嚓」給她切了一塊，收了她一元錢。老人接過西瓜，直說謝謝，臨走時又說，「這個夏天，我還是第一次吃西瓜！」這件事我是聽別人說的，聽到最後，多少有些心酸。我們經常說如何孝順，到了現實中往往做得極少，待父母老去，才猛然醒悟，他們的需求我們經常忽略，甚至是遺忘。

其實，《紅樓夢》中的一對老太太，賈母和劉姥姥，就能給予我們一些有益的精神啟示。劉姥姥七十五歲，是個「積年老寡婦」，賈母也就剛七十，但兩人的生活天壤之別。第一次帶着外孫到賈府打秋風，劉姥姥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生活艱難，但她保持清醒，有自知之明。第二次到賈府送新鮮瓜果蔬菜，為了報答上次的恩情，劉姥姥說：「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稼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也不能。」

賈母又道：「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一句「老廢物」，是自嘲也是比較，反襯出劉姥姥的貧苦處境，二十兩銀子能用上一年。然而，誰能說榮華富貴就是幸福呢？家族敗落、內部潰爛，即便坐擁軟煙羅，吃飯用象牙滾金筷子，賈母的幸福也不過都是浮雲。反而是平日裡吃粗茶淡飯、做粗活兒、「飯量大如牛」的劉姥姥，在賈府落敗後伸了一把援手，「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兒不見呢。」後來，她在去大觀園的路上摔了一跤，也不礙事，甚至願意哄大家取笑，「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滑了，咕咚一交跌倒。」劉姥姥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捶起來，還了得呢。」相比之下，賈母吹點風就容易生病，每天飯後還得運動消食，「賈母背着手看着取樂。」

可見，過度的物質享受也會造成一種綑綁，看似是賈母憐貧惜老照顧劉姥姥，其實是通過一種生活比較映照賈母的另一種匱乏，劉姥姥的福壽齊備，她遠遠不及。同樣地，我們孝順父母，並非請個保姆、送高檔養老公寓就是最高級的，他們最需要的是經常的問候、日常的關懷、精神的溝通，他們每天的十二時辰，你是否都在缺席，這才是亟需直面的問題。

就像前文中所寫的買一塊西瓜的老人，她的子女或許也很孝順，只是工作忙、帶孩子顧不上父母，但是，讓父母品嚐每一季的水果，換季的時候及時關心，這些理應做得到，也必須做得到。因為，今天不做，明天沒時間，很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珍視父母的十二時辰，亦是善待明天的我們。

演藝蝶影 小蝶

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

香港業餘話劇社（下稱「業餘」）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劇社，社員更是群星雲集，耀眼生輝。可惜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各人都為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而忙碌，漸漸無暇參加劇社的工作，其於一九七七年上演的舞台劇《新清宮怨》便成劇社的絕響。

一個曾經有着一段光輝歲月的劇社就此消失，當然非常可惜。更加可惜的是，當時沒有人將劇社的種種資料有系統地保存和整理。劇社一旦離開舞台後，所有資料亦從此四散，一個曾為香港劇壇發光發亮的劇社的歷史就此被淹沒了。

由於我出生較遲，本來我是毫不認識這個劇社的。不過，當我撰寫兩本關於King Sir（鍾景輝）的《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書籍時，曾聽他提及「業餘」和他在其中的戲劇工作，引起我對這個劇社的興趣。後來，我認識了「業餘」的創社人之一慧茵姐，竟然到她的洛杉磯寓所與她談了大半天有關「業餘」的歷史，並且益發感到此劇社的力量。當我拿着她贈與我的一堆劇社資料時，我便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將「業餘」的歷史編寫成書。

就是因為這一念，我開展了之後三年與「業餘」並存的生活。我第一樣要做的事項，便是訪問劇社每一位在世的社員，向他們了解劇社的種種和他們的演藝史。這可是一項很大的工程，因為我需要訪問約二十人，而其中一半社員早已移民外地。我為了尋找在海外的社員，特別遠赴北美洲四個城市拜訪了十位前輩，包括慧茵姐、步華哥（袁步華）、承彩姐（朱承彩）、務雪姐（譚務雪）、少萍姐（鄭少萍）、達志哥（劉達志）、比利哥（余比利）、靈浩哥（鍾靈浩），以及為「業餘」提供服裝服務的Peter哥（黎榮德）。這班前輩得悉我將會撰寫「業餘」一書，無不雀躍萬分。不言而喻，他們對「業餘」的感情一定很深。前輩們不但將他們在「業餘」的生活與我分享，更慷慨地贈與我他們珍藏半個世紀的劇社史料。雖然劇社的元老級前輩譚叔（譚國始）和黃蕙芬夫婦，以及敦叔（鄭子敦）已經離世，但他們的女兒務雪姐和少萍姐在訪問中除了告訴我他們在劇社的演出之外，也把她們的父母的戲劇生命和工作一一告之。這三位前輩為香港劇壇貢獻良多，關於他們的事蹟卻並不多見於文獻之上。因此，我此行的收穫真的非常豐碩。

回港後，我又繼續在港的訪問工作。我逐一拜訪了King Sir、Lily姐（梁舜燕）、湘漪姐、巧兒姐（殷巧兒）、振華哥（陳振華）和邱麗冰夫婦、天叔（梁天）、Sunny哥哥（黃汝燊）、友竹姐（黃友竹）、Helen姐（雷靄然）和張之珏先生。由於「業餘」的創社召集人牛叔（雷浩然）已身故，我便越洋訪問他的兩名居於美國南方的女兒浣茜姐和浣玲姐。

訪問後，捧着來自不同前輩的資料，我要抽絲剝繭地將它們整理、編排，才能寫出「業餘」的歷史、所有在世和離世的社員的小傳，以及所有演出資料記錄表。

我非常感激各位前輩對我的厚愛和信任，將撰寫「業餘」歷史的重責交託我身上，並把寶貴的史料都給予我。可以想像，過去三年，我是何等戰戰兢兢地為編撰此書而努力，不敢辜負前輩的期望。今天，《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一書出版了。由於內容非常豐富，單是圖片也超過百五幀，所以分為上下冊出版。我相信喜愛戲劇，尤其是對戲劇歷史有興趣，以及曾經欣賞過「業餘」演出的讀者，拙作應該令您勾起不少回憶。